



峻美互望

陈顺源

## 故乡已是春萌动

◎明思践悟

我的故乡在江海平原,濒江临海,是个四季分明的好地方。立春以后,天气不再是凛冽的寒冬,隐隐间有了春的萌动。

小草从冬天的残梦中醒来,抖落肩头还没来得及逃走的冰雪,大口大口吸吮着初春暖阳。太阳高高悬挂在天空,慈眉善目,神采奕奕,仿佛听到小草呼唤,毫不吝惜地把光和热洒向大地。

在绸缎般温煦的阳光照耀下,小草们的队伍快速发展壮大,浩浩荡荡,迈着坚定步伐向着春天前进。它们沿着向阳岸坡不分上下、不分左右,一队队、一群群向四周扩展。不久的将来,故乡的岸坡、河边、道旁、土堆、农人的宅基地上,甚至连那些老墙缝里都会有它们的身影。

大地恢复了生机,那些酥酥软软的、或大或小的土坷垃,不再那么固执和生硬,不怎么费力气就能踩碎了。无垠的原野上,枯黄的麦苗披上了绿色的纱衣,衣袂飘飘,满目间,活力四射,那是大地积蓄了一个寒冬的能量,那是无数农人心里眼中的希望。

清澈的河流里,冰雪已融化,河水显得格外清冽,河面上偶尔会探出几个小小的脑袋,那是可爱的野鸭子,自由自在地在广阔的河面上嬉水玩耍。它们总是成双结对,在粼粼的波光中泛起层层涟漪。

鸟雀们是早春的信使,把天地叫暖。它们纷纷跳出来,或站在枝

头,细细梳理羽毛;或一展歌喉,时而高亢、时而低沉、时而婉转;或扑扇着翅膀,在林木间飞来荡去;或大胆地跳进农家庭院,小心翼翼地啄食,大饱口福。

龙年春节已过,农人们开始一年一度春耕大忙。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,挥舞着锄头、钉耙,播撒着种子,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展现在眼前。沐浴着春风,他们的笑容也愈发灿烂起来,仿佛透露出对丰收的期望和憧憬。

春天的萌动是从哪里开始的呢?我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,在故乡的春寒里,那些尚未绽放却早在寒冬时便已凝聚于枝头的芽苞、那些被野火烧后由枯黄变成嫩绿的小草便是早春的鼓点。

## 瞻仰史公祠

◎刘伯毅

初春二月,和几位朋友去扬州玩,因为瘦西湖、关东街、大明寺已去过几回,便有人建议去梅花岭,既看梅花,又瞻仰史公祠。于是,我们一行便来到了史公祠。

早在少年时代,就读过《梅花岭记》,深深为文中所记史可法忠贞坚毅的品质所感动。在我的想象中,梅花岭是一座巍峨的峻岭,在向阳的半山腰中,葬着史可法南望长江的衣冠冢。可到广储门外天宁寺旁一看,梅花岭不过是一个小土丘,是明万历年间,扬州知府吴秀修浚城壕,淤泥堆积而成,因在其上广植梅花,而得名“梅花岭”。但这并未使我过度失望,因为我所向往的,不是梅花岭的山高,而是史可法精神的崇高。

走进祠内,史可法塑像迎面而立,十分高大伟岸,不像明史记载的“短小精悍”,显然,设计者是带着强烈感情来塑造他心目中的英雄的。塑像上方是题写着“气壮山河”四字的匾额,塑像两边挂着郭沫若在1964年写的一副楹联:骑鹤楼头难忘十日,梅花岭畔共仰千秋。四周靠墙玻璃柜内,陈列着史可法的手迹和一些珍贵文物。史

可法的书法很好,草书行书都有,气遏行云,韵击流水,特别是他写给多尔衮的《复摄政王书》,深表春秋大义、社稷之情,一气呵成,让人想起文天祥的那首《正气歌》。堂内楹联甚多,都出自名家。如吴大澂的“何处吊公魂?看十里平山,空余蔓草;到来怜我晚,只二分明月,曾照梅花”,结合扬州风貌,写得有血有肉,贴切感人。

史可法本是一个文人,在明王朝危难之际,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衔督师扬州,以数千人马抵御十万清军主力,决心与城共存亡,并约定城破之时,舍生取义,由其嗣子史德威“成此大节”、苦战了十日后,城陷了,史可法拔刀欲自裁,由于诸将死死抱住而未成,史可法又瞠目大呼史德威,史德威痛哭流涕下跪不忍心,史可法被诸将所拥而行,当清军如林而至时,他主动暴露,大呼:“我史阁部也”,执刀掩护他人。被俘后,他昂头痛骂敌首而死,用鲜血书写了高尚的气节,也为文人树立了榜样。嗣子史德威遍寻史可法尸骨不得,便遵遗嘱把史可法的衣冠埋在了梅花岭上。

天下英雄大多悲剧,史可法一生始终被刷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。从他在老家河南的破庙偶遇左光斗那一刻起,他的生命就注定了要为中国的历史而燃烧,和杨家将、岳飞以及同时代的于谦一样,史可法也有昏君奸臣与之对立。一边是英雄欲挽大厦于将倾,凭了一身浩气,孤独地在前方为国家社稷拼命;一边是奸臣设陷阱放暗箭,昏君抱着美人听信奸臣。

梅花岭上,梅花含苞欲放,清逸幽雅,象征了史可法的气节历久弥香。气节乃做人的根本,就像一座山的根基,只要根基不塌陷,其峰峦就能巍然耸立。历史上,每到朝廷动乱、历史更迭之际,许多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人,虽位高权重,但不能保住气节。历史的筛选法是无情的,忠奸贤佞,终究被分离开来,那些叛徒降臣,虽一时富贵荣华,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而忠贤之士却星辰般辉耀光照在民族英雄的画廊,他们的高风亮节、浩然正气,为世代垂范。史可法虽没能守住扬州,却为我们这个民族树立了舍生取义、正气威武的魂魄,永远值得我们瞻仰。

## 山茶红

◎戴春香



初识张桂芳老师,是在伯元小学校园里。

2002年秋天,正逢小学六年级开学,我们从家里带上自己的劳动工具,参加学校组织的大扫除活动。女生们用铁锹除草,男生们负责捡拾运送,不亦乐乎。

“小姑娘,你热不热啊,要不要去办公室喝口水。”一句轻声细语在我耳边响起。我转过头:“谢谢老师,我不渴,我们得抓紧时间干活。”其实,我心里乐开了花,感觉好幸福。学生时代的我们,但凡被老师关心一下或表扬一声,着实能兴奋好几天。身边同学悄悄透露:“这位老师好像是被上级教育部门特地派到我们这儿的,相比之前的任职学校,她有点犹豫不舍呢。”

上课铃响起,我们兴高采烈涌进教室,等待校长视察班级,介绍任课老师。大约五分钟后,校长推门示意,健步走上讲台,向我们介绍语文老师——张老师。校长告诉我们:“张老师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、丰富的带班经验、优秀的教学成果,是从城镇小学——双甸小学转过来的,到我们班级任教语文课程。”我一看,这不是刚才在校园里和我说话的老师吗?仔细打量张老师:40多岁的年纪,中等个子,乌黑头发下,一双明亮的大眼睛,戴着一副斯文的眼镜,高高鼻梁下,一口流利普通话脱口而出,那声音甜美悦耳,好似电视台播音员的声音。张老师温婉地向我们打招呼问好,介绍本学期的学习课程,还有本年度最重要的小升初考试,希望我们按捺情绪、端正态度、铆足干劲、冲刺目标。我们被她真诚而充满力量的话语感动着鼓舞着,纷纷表示要埋头学习、摘掉“帽子”、力争高分。

六年级的时光短暂且深刻,跟随张老师学习的过程有压力也有动力,有汗水也有成就。

第二学期末,小升初考试结束,我们在那个初识的校园留下永恒瞬间。也是在那一天,我才知道张老师当初到我们这儿教学,离家路程更远,道路更难走。若不是心头那份炽热与钟爱,那份初心与本真,大概也不会来到乡下学校吧。但她来了,就在这儿扎根了,一心想要带好我们。

这次我怀揣着那张保存已久的照片,驱车乡下,登门拜访老师。走进院里,红漆木质大门半掩着,一阵琅琅的读书声从门隙里传来。屋内坐着几个低年级的孩子,正在张老师的引导下诵读诗词。眼前的她,两鬓青丝已成白发,眼角皱纹清晰可见,腰背开始弯曲,唯独清亮干净的嗓音一如从前。张老师关切地询问我现在的工作生活,关心我孩子的成长,教会我从容处世和工作严谨的心态,以及引导孩子的方式方法。

2016年,老师退休后,初心不改,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,发挥余热。她把家中一处房间整理成教室的样子,开办公益课堂,免费为村里的孩子们指导语文课程,传道授业解惑。从屋后到堂前,我紧拉着老师的手,心疼又钦佩,心中有千言万语,却不知从何说起……

傍晚,夕阳余晖落在老师家门前的山茶树上,含苞的鲜嫩可爱,露出几片瓣儿的娇羞动人,完全盛开着的花明艳芬芳,似乎正用甜美的嗓音喊来万物竞秀的春天。